

插图珍藏版

鲁迅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希望◎雪◎好的故事◎死火◎立论◎死后◎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腊叶
◎淡淡的血痕中◎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藤野先生◎范爱农◎随感
录二十五◎随感录四十九◎随感录五十九【圣武】◎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说胡适◎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看镜有
感◎忽然想到四◎战士和苍蝇◎夏三虫◎忽然想到(五至六)◎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感◎导师◎忽然想到(七)
◎论睁了眼看◎杂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点比喻◎纪念刘和珍君◎略论中国人的脸◎可恶罪◎小杂感
◎文学和出汗◎扁◎铎兵大观◎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习惯与改革◎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鲁迅散文

插图珍藏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散文:插图珍藏版/鲁迅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

ISBN 7-02-005019-0

I. 鲁… II. 鲁… III. 鲁迅散文-选集
IV. 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9285 号

责任编辑:刘会军

责任校对:方 群

责任印制:王景林

鲁 迅 散 文

Lu Xun San Wen

鲁 迅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19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5019-0

定价 21.00 元



作者像

出版说明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或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时光五载已过,我们又在此基础上精编出这套“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十六种。经再次遴选,本丛书不仅每册新增加五万余字,而且每册还辅以反映其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若干幅。可谓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5年4月

目 录

秋 夜	1
影的告别	3
求乞者	5
希 望	7
雪	9
好的故事	11
死 火	13
立 论	15
死 后	16
这样的战士	20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22
腊 叶	24
淡淡的血痕中	25
阿长与《山海经》	27
五猖会	32
无 常	36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42
父亲的病	46
藤野先生	51
范爱农	57
随感录二十五	64

随感录四十一	66
随感录四十九	68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70
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	73
说胡须	74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78
看镜有感	82
忽然想到(四)	86
战士和苍蝇	88
夏三虫	89
忽然想到(五至六)	91
春末闲谈	95
灯下漫笔	99
杂 感	106
导 师	108
忽然想到(七)	110
论睁了眼	112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16
一点比喻	123
纪念刘和珍君	126
略论中国人的脸	131
可恶罪	134
小杂感	135
文学和出汗	139
扁	141
铲共大观	142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144
习惯与改革	145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147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50
为了忘却的记念·····	155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64
夜 颂·····	167
航空救国三愿·····	169
文章与题目·····	171
天上地下·····	173
经 验·····	175
谚 语·····	177
二丑艺术·····	179
我的种痘·····	181
沙·····	188
秋夜纪游·····	190
爬和撞·····	192
“论语一年”·····	194
新秋杂识(二)·····	199
吃 教·····	201
喝 茶·····	203
世故三昧·····	205
捣鬼心传·····	208
拿来主义·····	210
忆韦素园君·····	213
忆刘半农君·····	219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22
说“面子”·····	224
白莽作《孩儿塔》序·····	227
“这也是生活”·····	229

死	233
女 吊	238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243
半夏小集	246
《呐喊》自序	250
《坟》题记	255
《朝花夕拾》小引	257
《野草》题辞	259
《准风月谈》前记	260
《且介亭杂文》序言	262

秋 夜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眯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眯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影的告别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呜呼呜呼，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求乞者

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

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叠在墙缺口，墙里面没有什么。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四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

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
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希望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听到 Petöfi Sándor(1823—49)^① 的“希望”之歌：

^① Petöfi Sándor 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匈牙利诗人、革命家。